朱子語類

八十之一　詩

仁13
775
28

重錄朱子語類卷八十

詩一

綱領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去聲）温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温柔敦厚（中去聲上）

因論詩曰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底如君子偕老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倡三歎者入多理會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三人和之聲如

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祖道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賀孫

問詩次序是當如此否曰不見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文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如洞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詩中有可以比並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這般樣子賀孫○說卷阿與詩傳不同○以下論詩次序章句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四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他一句不胡亂下文蔚曰今白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紀綱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曰然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文蔚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賀孫

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易直子諒韓詩作慈良方子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可學○以下論風雅頌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邶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也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湊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絶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去偽

黜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令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普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以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之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

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一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賦比興雅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伶倫吕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鈎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大雅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係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間變雅一曰亦是變用他腔調爾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賚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賴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其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

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豐在後面其今亦只如此今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衆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敘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簡識道理底人做大雅

林子武問詩著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歸妹愆期之類這正是如此義剛

問比興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閑雎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比賦時裏面全不說破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植○以下賦比興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

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
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
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
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
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辭如麟
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
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上說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說那人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
比興皆類此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
而深遠者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後

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詩皆鄙只說風景獨曹操愛說周公
其詩中屢說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較別也是乖義剛
比是以一一物比一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
物以引起此者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
興意雖闊而味長賀孫
詩之興全無巴鼻（振錄云多是假他物後人（振錄云不取其義）詩猶有此體
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扈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方子錄同）振
六義自鄭氏以來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來失之后妃安
知當時之稱如何（振下學○以下六義）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

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綱焉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只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緑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賈誼之弔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過當了古人胷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木之

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麼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着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實吟咏箇

甚麼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與本
意元不相關問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
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
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
作保祐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祐到伊設
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足正
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
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
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
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許
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
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

力之容肅敬之心甘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
敬大矣他自祭于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實明
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
乎古人祭禮是大段有節奏賀孫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
所之也止詩之至也敬仲以下大序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謂如今
之唱曲合宮調商調之類敬仲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國史。
方子

詩總說得密便說他不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
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
得大序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

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詩之興是旁頭說那沒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發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享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見高太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止乎禮義

問止乎禮義曰如緝熙風桓丹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中諸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固止乎禮義如兼中有甚禮義大序只是據好底說出未盡

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別處去始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盡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徵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出亦不着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詞如是者有十數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且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

何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深思遠固如此至
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憂爾故說山則有
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一旦死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為樂爾所以解勸
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
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
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
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
天子之詩也采菽則天子所以答魚藻矣至鹿鳴則燕
享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
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
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今君以
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
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鳴至
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
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忒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
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殷懃勸厚
之意已見於言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酬酢飲食歌樂之
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
皆得算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
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
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
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既醉則父
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

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荅皃驚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即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敬亦非是君臣自歌也道夫

詩書序當開在後面（下小字卿○以下小序）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楊子注其序亦摠在後德明

王德修曰六經惟詩最分明曰詩本易朋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改編排故前面驅逐過後面自作一處（文蔚）

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節）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来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其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敢小序曰他雖不敢下而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詩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說女子出嫁思歸寧序得却如此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序是衛宏作

詩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鎬之言

便以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可享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凑
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
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
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
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
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
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
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志事固不倫況詩中
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
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之所致而
不知其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

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為刺未必是言
此人必附會以為此人與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
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及自陷於汎蕩之中子衿
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為刺忽
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
國便將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
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
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疎何狡之有幽閑之刺亦
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為傷今
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
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於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
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

有此理書小序心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為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作也是後人所作謨詩序實不足信向見蕫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實之初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然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踐履

乃與與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此酌以大斗以祈黃耇者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無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總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

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荅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為唱荅行葦與既醉為唱荅蟋蟀與山有樞為唱荅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為刺儉不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改故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但思其居到山有樞是荅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荅他不能享此快活徒恁地若論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載馳諸詩是也吳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字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著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其神便說其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一個地字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仔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其因云今人不以詩說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知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賀孫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其人如此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若人也如莊姜之詩卻以為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紀但言其公卒子其公立而已都無其事頃公固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為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攷者則但言刺詩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泥泥而言之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分曉至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數語却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箇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如行葦之序雖皆是詩人之意但却不得詩人之言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其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詩本是興詩即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衆散其民流誠上行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

亦皆副使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放鄭聲如鄭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為之以自警又有稱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卓

問詩傳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諡號不美者挨就立名爾今只考二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其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得其人姓名於看詩

有何益也大雅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說詩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此蔽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說詩之失頗詳焉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諡却附會作小序美刺振

伯恭嘗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振

器之問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本或自以意補入（木之論詩以叶韻）

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如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可學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須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儒用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開開了雖驟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又重之以修能耐紛秋蘭以為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則在漳州方子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詞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耐紛音耐然後下文紛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

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閎祖
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其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務煞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協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來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徃徃無甚意義只恁打過去也義剛○銑何氏錄云中庸奏格

無言奏音族不聲音駿
所以毛詩作駿字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

在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其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訓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尸剭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詞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閱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雪以叶戎字其却疑古人訓戎爲汝如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則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謹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叶音茲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閒居亦多押韻

莊子中亦多至於易象辭皆韻語也又云礼記五十二
知二子之來紛之雜佩以贈之此例甚多作字作倣保字
作補徃近王勇近音既說文作近誤寫作近當
問詩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其又續
添減之蓋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
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燁
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
與古合處子升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
字分之類曰自不可曉曰古人韻寬後世韻方嚴密見
某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未之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德言語自恁地好當
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

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
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徵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
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

詩未之

論讀詩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体
若逐一根究然後詩得此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
者方看得方子○以下論讀詩之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心
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淳
問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一字較實詩無理會
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問變風變雅如何

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依他恁地說如漢廣汝墳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寓

公　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得他一箇貪鄙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何著箇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義剛

林子武說詩曰不消得恁地求之太深他當初只是平說橫看也好豎看也好今若要討箇路頭去裏面尋却恁迫窄了義剛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茅之東茅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綿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要只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僩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詩若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十篇可也僩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做後尚做得不好義剛

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逐旁聽之其話有差通者畧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紐揑耳非通訓也

先生因言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知叶韻所由來甚善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它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概而已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況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必大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感意思

讀詩以下論讀詩在興與起

讀詩便長入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曹水有芭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有芭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

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
問向見呂丈舉橫渠置心平易之說見
教某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簡涵泳情性底道理然
終不能有所啓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
之止見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着
力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
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
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看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
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之基蓋為
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
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雖如此
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意便橫說豎說
都得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
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字
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
人之意以饗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亦間有叙賓
客答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
意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
禮載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每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
以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
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蓋我湛露羣
臣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賓客後人却以言
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為恩澤皆非詩義故野有蔓

草零露湑兮亦以為君之澤不下流皆局於一箇死例所以如此周禮以六詩教国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以比興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比看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何去上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頭白詩再三熟看要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它去其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六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弟干次解著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

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又曰變風中固多好詩雖其間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遣意處方可觀後人便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亦多不解其辭意者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吏君之妻吏君即羅敷之夫其曰吏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又曰夫婿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吏君也後人不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好笑處又大學者當翫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語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頭白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

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大方說用賢大抵古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歎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矣八條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觀盡何用逐日只睚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入一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意思亦好

讀之真箇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以上論讀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二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功之說少間皆論東西鬬湊要硬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文未是之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詠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是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

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
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体面而諷詠以得
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
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個

問學者誦詩安能誦得幾遍曰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
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
来遍方見得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
日說得来乾燥元来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
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
討箇去培壅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
下得箇種子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
見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

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是他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
這一篇恨不得常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
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
要讀第三篇這般不成讀書個
是緊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個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
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
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咏若久之又
曰大雅中如烝民板抑等詩自有好底董氏舉侯喜請
衛武公作抑詩使人自警於其側不知此出在何處他
讀書多想見是如此又曰如孟子也大故分曉也不用
解他熟讀滋味自出

先生問林武子看詩何處曰至大雅大聲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敎成一片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十百遍自是強二十百遍時覺彼脊濟載鳴我曰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要向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向又曰生民等篇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議

問時舉看文字如何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要之緊要只是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則詩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且如子善向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此則何緣會浹洽橫渠云晝所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浮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曾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改三十百遍而後能熟積習讀去後來却起賢良要知之只是不會耐苦且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時舉問看詩如何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某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緊緊恁地說耳恐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時舉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
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雜說便是不如此無却看
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濟頭看
一遍二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
斷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斷殺
明日又重新殺一番箇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
又曰曾看看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文蔚

解詩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不經書公
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二十九卷毛詩詁訓
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注

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
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
卷不知併何卷也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
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
意苦人文章有五七十卷不回頭看蘇黃門詩說疎放
覺得好據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篇
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詩之末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
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
記人只是看這箇它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

問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
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未備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
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始李泰伯末字亦自
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藉明允說
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
劉子翬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
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當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予易恐不如此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予易程子說
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只做浮三
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

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
閒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
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
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
也（人傑○必大錄云橫渠解詩悠悠）
子
（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之問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
無閒疑處只據意說去大抵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入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
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
即鄙褻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
詩皆聖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

國風中亦多有那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卿一士中有善惡他人專土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亦可乎施之賓客燕饗亦可乎所謂詩可以興者使好賓客不得須鄭衛靈陳幽厲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若可以觀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媺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太序說且予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說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耶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陳其謀之美惡有得惡謀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見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煆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按若是時它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錮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謀法中如堕覆社稷曰須便將柏舟一詩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僞衛門之詩便以諂陳僞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

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
先引此便是先聽了一部文字眼目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只自曉得前輩詩如何
可盡解曰何況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須要字字句
句解得麼
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
說與我意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則道理流
通自得矣
或問詩曰詩幾年埋沒被其取得出來做公門看得恁地
搭滯看十年仍舊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
看其詩傳有不活絡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減
不堪添 胡泳

伯恭說詩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說皆直靠
直說 揚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浮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
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
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
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為我答此
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
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為
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
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 杞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
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

賢也楊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着

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

詩傳或云始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不免且用其說耳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着語工夫却在讀者

問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為經風雅之變則為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即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夫九辯之類則為傳耳

重鋟朱子語類卷第八十終

說得好曰便是他做處却不如此炎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知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為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為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啟後人之說如此又曰興之為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葉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詩體也卓敬子說詩周南曰他大綱領處只在戒謹恐懼上只自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濶濶讀關雎之詩便使人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否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且要從關雎鳩在河之洲云云裏面看義理是如何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味之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官閹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未見得是

關雎看來是妾勝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苦外人做不到此三明作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天理人欲之說后妃多矣却文王了今以君子為文王伊川詩說多是

問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

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孫

問曹兄云陳丈說關雎如何曹云言関雎以美夫人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曰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也曹云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去如史永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爲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先生乃云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書恁地讀

去久後自然見得義理卓

魏兄問左右芼之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卓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烏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雎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鶖而脊別之類

魏才仲問詩関雎注摯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如何曰也只是恁地問笔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関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上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

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孫賛

雎鳩毛氏以為摯而育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流鷙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育別之物苟采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它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時舉

古說關雎為王雎摯而育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鸇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其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雌雄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浩

王雎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摯而育別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矣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為貴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燭燿言其光耳非螢也芑今之黃蜀孫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為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覃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

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郝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此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今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兮斯為語着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時李

穆木

問穆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其所著詩傳蓋皆推尋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有是不泥着某云詩人道言語皆緣事情又不比他書曰然甲李

不啻忌是后妃之下節闕雖所論是全體方予

螽斯

兎罝

問兎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甲學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雨方亦有獮狉甲學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平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爾此樣詩說得一邊淳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

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上六句是不復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大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而詩傳比之

汝墳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麟趾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文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

時舉說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似亦不成文理曰是

時舉

召南鵲巢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

時舉

采蘩

問采蘋蘩以供祭祀采蘋采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忠未必親為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德明

器之問采蘩何故存而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而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只為奉祭事下為蠶事之

問采蘩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時舉

殷其靁

問殷其靁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于詩則豈可以平情不同看

標有梅

問標有梅何以入于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

惡之人善未可全責備可學

問標有梅之詩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避男女之情文飾

江有汜

鼈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鼈之此詩名南詩如何公方看周南便又說名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剝剝指東摘西都不濟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何被襛矣

問何被襛矣之詩何以錄于召南曰也是看此不穩當但
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平
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攷如頌中儘多周公說話而風雅
又未知如何斷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只
是一句其語拙耳 璘

騶虞

騶虞之詩蓋于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
予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礼曰無事
而不田曰不敬故詩彼茁者葭仁也 詩彼茁者葭必大
仁在一發之前使麻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豝者義也 人傑

于嗟乎騶虞看来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之類之可見
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 僩

邶栢舟

問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来與關關雎鳩在河
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
因彼興此此詩總說栢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
比時
比興

陳嚴之疑栢舟詩解曰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
比興之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
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栢舟婦人不得於其夫
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
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

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考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閎祖

羣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奮可怨之事亦須還他奮然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邦與士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奮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之句旨言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古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改謂是爾明泳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莫薰嫣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温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實淵深所寓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温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其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主簒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養萬邦茲惟艱
朋 泳 誦嘆之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于戴嬀養其子
者及四章方見莊姜於戴嬀非情愛之私而其養塞
淵溫惠之德能自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已
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
於其歸而發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頷之
時舉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擬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之
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
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于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
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
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
當次曰思或如此
時舉

式微

畧之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
它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養驅旅
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今人多被止
乎禮義一句泥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
如壯哉只是說官畢祿薄無可如何又如標有梅女子
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
此者不可不知向見伯恭晨澤詩有詈人女言兄嫂不
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
情處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

謂詩可以觀子升問叢澤詩編得如何曰大綱亦好但自據他之意揀擇大率多喜深巧者意者君平淡底詩則多不取問此亦看接續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亦須看此意未之

簡兮

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土之礼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不得志耳時舉

泉水

問衛詩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于彼而寫其憂故歌出遊於国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時舉

北門

問北門詩只作賦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因此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時舉

問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不知詩人以比何物曰不過但指一物而言當国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時舉

靜女

問靜女注以為洧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洧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洧奔之人不知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

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曰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時舉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曠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在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于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

時舉

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俟壽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焉

干旄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

文蔚

淇澳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煆煉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憂懼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

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文斡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突之北也賀孫

狡童鄭詩兼論

鄭衛皆淫奔之詩風兩狡童皆是又豈是思君子刺忽忽愚何以為狡振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況忽之所為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淳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況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它人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其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予為憂忽之辭則彼狡童子自應別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誰曰必是當時擅

命之臣曰不與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專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瑕因是以求頑鼠之義烏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誤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笑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却于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辭却于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序大率皆然閒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一言蔽之曰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于何處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詩珠江疇問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當時之暴斂於民觀之為言亦不為重蓋民之於君聚則為君庶散則為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漸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說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詩辭多是出於

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鴞云捋据拮桑之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聲牙難讀如詰屈書中周公之言使雖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簡澁為好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曰古人作詩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噦彼小星三五在東舜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卓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斂之極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讎故發為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緣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狡童之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国最為淫佚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鄭忽深文誤斥得可畏賀孫

曹云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説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東商添一箇休字也這只是衛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為君言也卓

鷄鳴

問鷄鳴詩序却要理會其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雖則鳴矣蒼蠅之聲舊注謂夫人以蠅聲為鷄

聲所以警戒其君使之起耳　先生之詩之解亦取毛鄭說然以己賓而已今　鷄如負女所特以感之君聽者言有誠本末未嗚乃借蟬聲以紿之一夕偶然其君尚以為罪倍它多其復敢言乎是曰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否鄙見政謂是酬答之辭曰如此說亦可琼

著

問著是刺何人一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以皆以充玄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黄素瑩瑱太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備突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琇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于耳中為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塞在當耳處子蒙

園有桃似比詩升卿

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于晉而風係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君晉水方改號晉崇曰莫是周之莊藉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說恐緊恰似舉子做時文去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一卿

酬七月

問酬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頌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須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

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三說一一說謂豳之詩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道夫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效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徙杜成十二月興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杜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二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

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閏月又似不改月義剛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處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然其國僻遠無統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之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時舉。無統臣語恐記誤

問豳彼公堂稱彼兄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

因是以知民事也時事

鴟鴞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羣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柰何哉林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時舉

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讎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一場大陳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裏人自做出這一場大陳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被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嚥它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拔大權以臨天下管蔡猷想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于孺子這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使得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必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

東山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入大夫美之一句便知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徃徃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時舉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刺之於下伯兮是也蕭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尚利國家誰敢算為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国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得我斯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三老

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恁這例自恁地說贊孫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皇地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義剛

問破斧詩傳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說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蘧蒢為義是舜之徒然蘧蒢為善亦有多少淺深淳錄詳別出

安卿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公多年不相見意此來必有大題目可商量今却恁地如何做得工夫恁地細碎安卿因是問向見先生曰程子言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處便是入到這一二句喜者

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蹉着他關捩了倏然悟時公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今只恁地包含說道好如契物事相似喜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甚事因云如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

先生謂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其不合載得緊了不知更有甚疑曰當初只是疑破斧銳是蔽人如何謂之聖人之徒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文理底盜賊之徒淳

破斧詩最是箇好題目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此一句沒緊要底淳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一句便是未見得他意味淳

九罭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公歸豈無所之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鴠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鴠寓信處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被衮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奔曲附會之費

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生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孫
鳶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吐是句腰
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方
子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興是反說亦有此意義略似程子
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
幸處營及比狩之意言公之故毀非四国之流言乃公
自逐此大美爾此古人善於辭命處心
大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国之放為
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謗邪之口得以加
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
云看來

詩人此意也向互委曲却太傷巧得来不好曰自是作
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春秋公孫于齊如
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個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明是為季氏所逐
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則用鄉飲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
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之必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
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
詩果是懽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
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懽洽而不失義理之

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必不得底說得懶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又其後便須容詢咨謀度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當

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時幸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

時幸

蘇宜久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救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閱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反厚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

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眞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千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過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胡永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棠棣詩章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比句說得極好鉄

伐木

舊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醽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不恐茅乃以酾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匏狗乃酾酒之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酵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綃帛故以茅縮酒也幹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明交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燾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上大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星亦然燾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于此矣故卒章畢言之曰然幹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二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牀重因云夔龍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時舉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獫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歎成其戡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之

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時舉

出車

問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閟雎詩論非天下之至靜不定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曰正為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曰閟雎詩今引匡衡說甚好曰呂氏亦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寬博如此錄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為

長嘗以後說載前說只援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為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旆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孟子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豫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豈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却自平正伯恭詩太巧詩正恂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鉥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道夫

南有嘉魚

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問枸曰是機枸手建陽謂之曾拱手俗謂之廟漢指頭味甘而醒酒毒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亦醞酒不成節

崇丘

時舉說崇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時舉

六月

時舉說采芑詩曰宣王南征蠻荊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

六月詩既成我服不失尺二十里常度律○方

采芑

戰鬪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時舉

車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具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時舉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輝曰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材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 時舉

斯干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損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交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恭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魏萊公提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關謀說寓載弄之瓦紡磚也紡時所用之物婦見人盡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磚也然未可必

時舉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柰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它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蒙剛）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為毛嘘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不者此物亦惟予乃能運也時舉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曰而讀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

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員于飛雖未畢且併者大雅小雅後數篇大率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來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大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與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于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領之時舉

有饛簋飧有捄棘七詩傳云興也問似此等例却全無義

大東

理曰興有二義有一樣全無義理炎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
西故曰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曰將沒則西見泳
楚茨
楚茨一詩精深宋傳如何做得變雅一方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賜引楚詞語思靈
保兮賢姱佳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
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
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文辭
甫田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
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
此二條論甫田置在前齊風若有下

何然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一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
一步步做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
實之功亦何益乳錄
驕驕張主之意猶曰暢茂然敖耳然樂與驕驕之義同今
田畝間荑亂硬撥必大
瞻彼洛矣
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
說小地名東西京共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賈誼
問韓韐有奭韓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
戎服左傳云有韓簡之射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
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
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當裳者華又是君報

其臣桑扈鶡鴽皆然賀孫

車舝

閒烈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為然且云向来煞尋得方子

實之初莚

或問實之初莚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此自戒也未可知卓

苕之華

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蔚

大雅文王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鋪說出道理振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行累義到此時人心齊歸自有不可已又問太王剪商是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意曰此事難明但太王居于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未衰必行於周大要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則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哉

文王詩直說出道理

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耶只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如此便是帝命之也礙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
皆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
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為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
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
是如此若道眞有箇文王上下則不可若道詩人
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子蒙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在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子所
右寡君亦右之之亦左之之意 陸人
馬節之問無逸爾躬曰無自逸絶於爾躬如家自毀毋自
伐嘉
餘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

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
見之如忽然跳起又引雞鳴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義剛
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
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交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
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
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廣

械樸

問械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
篇與前後數詩同為稱揚之辭作序者為見械樸近箇
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云可羙第七章只
是起興何與人及草木以況黃耇是願頌之詞如今人
與人酒種壽底言語只見有祈字便說是乞言嘏

械樸序 只下能字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第十章
篇終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
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其處猪肉喪客稱美之
意苗

偉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以爲無甚
義理之興或解云先生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添字
追琢其章者以金玉言其相切磋也勉勉我王者以綱紀四
方故也疑彼下賢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此是
比得齊整好者也 辨

詩無許多事大雅精密遐是何字 必類推之 又曰解詩多是
推類得之 方子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明

字甚好人能去偏録注云道随事着也

皇矣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
天意云尒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
只是尚不肯代紂故曰至德必大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
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于伐崇伐
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慾也問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之意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
然無畔援歆羨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
王做工夫處曰然脩舉

下武

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叶韻栢梁臺詩末
句韻亦同方子

文王有聲

問鎬至豐邑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
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
多先主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
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耳廣

生民

生民詩是叙事詩只得恁地蓋是叙那首尾要盡下武文
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詠底意思義剛

問堯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
不信祥瑞故後人總見說祥瑞皆鬬之若如後世所謂
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真實者皆
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為
非廣

時舉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為絶句蓋作
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
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高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
非有二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
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時舉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
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

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曰觀行幕及飫醉二詩見古之人
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
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
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顧之時舉
子善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荊公作向后册
云惟昔先主釐厥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
曾論及曰恐它只是剗用了一字耳因言荊公語詞中
唯此册做得極好後人皆學它不能及銖曰曾子固作
皐太子册亦放此曰子固誠是學它只是不及耳子固
却是後高兆簡誥詞好因朝之制外而三公內而
皐后太子貴妃皆有册但外自三公而下內自嬪妃而
下皆聽其辭免一辭即免惟皐后太子用册銖

假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
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夫道
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喪長之意曰不必
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
由舊章可學

此詩末章則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
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而百辟卿
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歎
綱常張而不弛也時舉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第四章考言居邑之

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君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革劍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群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廟也問徹田為糧處先生以為徹通也一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由一又公羊云公由不徹則非民私由不治則非吏似乎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之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于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時舉

時舉說公劉詩鞸琫容刀注云或曰容力如言容臭謂韜琫之中容此刀也如何謂之容臭曰如今香囊是也時舉

時舉說卷阿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賢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子孫百福而必曰率由群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頷之時舉

民勞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其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

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未謂無事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群臣無事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絶小人必須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絶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禪正敗無禪正反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時舉

板

昊夫曰明及爾出王昊夫曰且及爾游衍且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說有此放肆他便知（賀孫錄云這裏若有些遠理恰似大知得一般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之又曰

無敢戲豫敢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道夫○賀孫錄同

道夫言非來所論昊夫曰明及爾出王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處之自見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其為又曰實入大明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乱而樂闋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然其

便是仁曰慈地猶終是血脉不貫且不復熟看道夫
時舉說抑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于身先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趨趨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時舉○義見張子書類

蕩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此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始疾威而多邪辟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有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

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頷之時舉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警攻徹武公生於宜王未等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因語非是浩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自被人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必不素行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聞着甚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以史記考之武公即位在厲王死之後宜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

秉鬱王浩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国語云武公九十猶歲令此詩其間匪我言耄可以為據又如謹罔侵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国之度耳是侯国之度只是侯国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夜歌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疑要破刺厲王緣以爾汝字多頓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於不敢與先傅將詩去就那序被這些子礙便轉來穿鑿胡說更不向前來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向或為興或為比或為賦則曰詩兼備此體其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既取比體則更不應又取賦體說狡童便引石虎事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道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却易曉說與他便轉淳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嗚呼小子等語自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磋方

雲漢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己處太少曰然

崧高

問崧高烝民二詩是皆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來泰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曉者如漢築

長安城都是去別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衆某說即名公所封燕国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来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又却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又曰看烝民詩及左傳国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說得好（要孫○義剛錄小異）

烝民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名康公之舊職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歎之猶高拜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愈文蔚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邈千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它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文蔚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肯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敝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秘看必至於乳光之徒而後已

周頌維天之命

假以溢我當從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為假也子方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誦其間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

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
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
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
知在武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
也亦自可見又問繹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
之爾

敬之

曰就月將是月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箋

絲衣

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故
序

魯頌泮水

泮宮小序詩傳不取或言詩中既作泮宮則未必非修也

直卿云此落成之詩

閟宮

太王剪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
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臣之義蓋
自其祖宗遷豳遷邰皆其僻遠自若非商之所封土也揭

商頌

商頌簡與方子

伯豐問商頌恐是采作曰采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攷安
有莫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采人作之追述往事以
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
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
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奧古非采襄可作又問頌是告于

神明邦魯頌中多是頌當時之君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豈有此事曰是頌願之辭又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孟子引以為周公如何曰孟子引經自是不子細之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思無邪一句正出魯頌潛

玄鳥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淳

長發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脩德又無一日間斷潛

語類八十一卷終